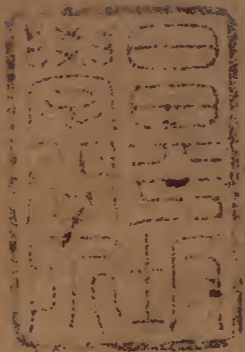


歸震川全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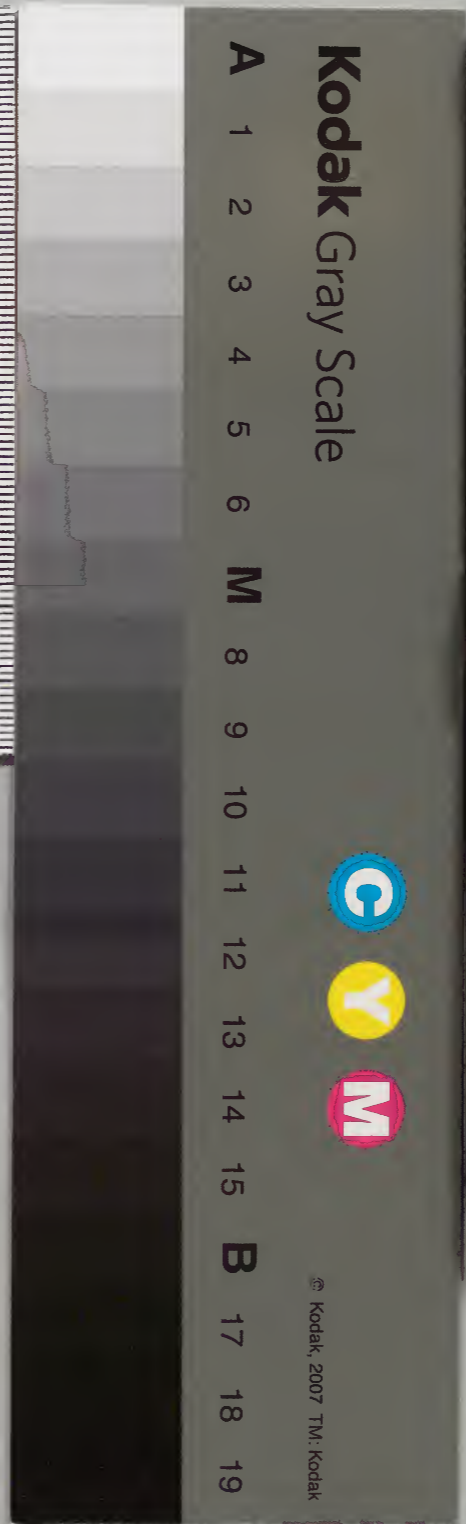
二之三



漢書門			
一〇四六七號	類	函	架
一六四	冊	架	冊

內閣文庫	
漢書	函
一〇四六七號	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0467
冊數	16 ( 2 )
函號	317 4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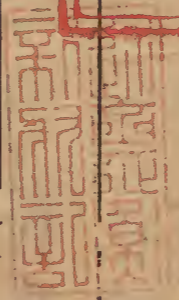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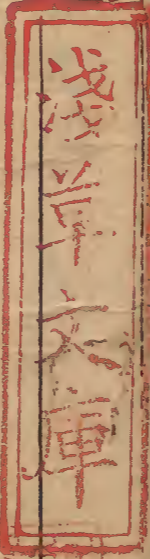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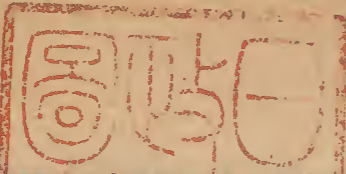


震川先生集卷之二

序

項思堯文集序

永嘉項思堯與余遇京師出所為詩文若干卷使余  
 序之思堯懷奇未試而志于古之文其為書可傳誦  
 也蓋今世之所謂文者難言矣未始為古人之學而  
 苟得一二妄庸人為之巨子爭附和之以詆排前人  
 韓文公云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不知羣兒愚那  
 用故謗傷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文章至于宋元  
 諸名家其力足以追數千載之上而與之頡頏而世





直以蚍蜉撼之可悲也無乃一二妄庸人爲之巨子  
以倡道之歟思堯之文固無俟于余言顧今之爲思  
堯者少而知思堯者尤少余謂文章天地之元氣得  
之者其氣直與天地同流雖彼其權足以榮辱毀譽  
其人而不能以與于吾文章之事而爲文章者亦不  
能自制其榮辱毀譽之權于已兩者背戾而不一也  
久矣故人知之過于吾所自知者不能自得也已知  
之過于人之所知其爲自得也方且追古人于數千  
載之上太音之聲何期于折楊皇華之一笑吾與思  
堯言自得之道如此思堯果以爲然其造于古也必  
遠矣

玉巖先生文集序

玉巖先生文集故刑部右侍郎周公所著公諱廣字  
充之別自號玉巖崑山太倉人太倉後建州故今爲  
州人公舉弘治乙丑進士歷莆田吉水二縣令以治  
行爲天下第一徵試浙江道監察御史厯兩月上疏  
諫武宗皇帝佞幸疾之欲寘之死而上不之罪  
也故得無下詔獄貶懷遠驛丞而佞幸者怒未已使  
人遮道刺公公僞爲頭陀持波唄囉以行乞四百餘  
里乃免武定侯郭勛鎮嶺南承望風旨僞以白金試



震川先生集卷之二  
二  
公公拒不受一日攝公閉府門箠擊之幾死行省官  
惕息莫敢救御史有言而解久之遷建昌令再貶竹  
寨驛丞會武宗晏駕今上卽位詔舉遺逸公復  
爲御史尋遷江西按察司僉事歷九江兵備副使江  
西提學副使福建按察使巡撫江西右僉都御史陞  
南京刑部右侍郎公自起廢不十年至九卿不可謂  
不遇而遂不幸以死不能究其用也然天下稱武  
宗之世能以直諫顯者自公之外不過數人耳天  
子中興思建萬世之業則正色而立於朝廷如公者  
豈可一日而無哉故嘗以謂士之忠言讜論足以匡  
皇極而扶世道使之著於廟廊澤被生民世誦其詞  
而傳之宜矣若夫詆訐叫號不見省采徒爲一時之  
空言似不足以煩紀載而學士猶傳道之不絕豈不  
以天下之欲生也久矣有其言足以轉亂爲治利安  
元元雖不見之施行而實天啓其人使昭一世之公  
道後之人猶盭腕拊掌幸其時能用其言而不至於  
壞也國家累洽休明迨敬皇之世百姓安生樂業  
有富庶之效武宗承緒不改其舊則生民何幸而  
金貂左右佞幸倡優之笑縱橫亂政而上常御豹  
房輕騎嬉出六宮愁怨未有繼嗣之慶胡僧挾左道



以梵呪弭賊則樊並蘇令嘯聚之禍蔓衍無窮淮南  
濟北覬覦之謀乘間而發是時元老大臣特從容勸  
上蚤朝而已亦未敢端言之也公奮不顧身指切  
時事而尤惓惓以欲法堯舜當法 孝宗爲言使公  
言獲用天下蒼生豈不受其福哉此予所以讀公之  
疏於本朝否泰升降之際未嘗不三復而歎息也公  
好性理之學與魏恭簡公相善故諸子皆及恭簡之  
門而居官政績多可紀語具其門人陸光祿鰲所述  
行狀中公歿十餘年太倉兵備副使南昌魏侯良貴  
爲公江右所造士登堂拜公像求遺藁捐俸刻之公  
之子士淹士洵以序見屬因著公平生大節而論之  
如此云

山齋先生文集序

今天子卽位十年間吾崑山之仕於朝者遍列九卿  
侍從幾與大省比刑部尚書周康僖公與其子大理  
寺丞于岐同時在位而永嘉張文忠公方秉國公父  
子皆以失張公意先後罷去居閒以詩文自娛康僖  
公年八十餘而大理僅餘六十以終前歲公次子太  
僕丞以貞菴漫藁見屬爲序至是大理孫廷望還自  
太學復請序其祖之文余及侍康僖公又辱大理知



愛不可以辭嘗讀 武宗毅皇帝遺事時寧藩不軌  
臨安胡永清爲按察司副使奏事中陰折之而王府  
交通近倖必致胡公死地禁繫連年而給事中御史  
章連上大臣亦擁護之故遼左之謫姑以慰謝驕王  
卒賴朝廷清論而一時薰天之勢迄不能致胡公於  
死方永嘉用事御史馮恩上書歷詆大臣永嘉與吏  
部汪尚書尤惡其指切欲傳致之死會 皇子生將  
放赦故事諸司各條事欵上之公卿平議其可行者  
書之詔中而大理條欵頗有以爲馮御史地永嘉與  
吏部怒大理遂去官而馮御史亦得不死嗟乎直臣  
端士世不可一日無設不幸陷於罪戮旁觀者不出  
力以爭之則囚纍孤臣糜死無日矣余每論此未嘗  
不流涕歎息也大理精於法律或疑其文深然論議  
未嘗不引大體易州上巨盜二人一人瘐死一人病  
此兩人皆死則所誣引皆不能白乃舖藥之其後獲  
真盜而誣引者皆出■人郎捨松犯邊獲其兒子郎  
尚加禿坐以親屬相容隱律減死論以懷遠■薦都  
督馬永任邊將尚書以有前詔永不許起用欲奏請  
曰若奏不可其人終不用矣卒薦之朝論翕然稱服  
惠安伯提督團營尋有旨以豐城侯佐之豐城以侯



當先伯奏改勅下兵部議曰侯先伯者常也若  
所命則公以下宜皆不敢抗其在朝可稱紀者如此  
余嘗謂士大夫不可不知文能知文而後能知學古  
故上焉者能識性命之情其次亦能達於治亂之跡  
以通當世之故而可以施於爲政顧徒以科舉剽竊  
之學以應世務常至於不能措手若大理所謂有用  
者非有得於古文乎予故述其行事大畧以俟後之  
君子讀其文而求論其世者凡爲文若干卷曰山齋  
者其自號也

雍里先生文集序

雍里先生少爲南都吏曹歷官兩司職務清簡惟以  
詩文自娛平居言若不能出口或以不知時務疑之  
及考其蒞官所至必以經世爲心殆非碌碌者嗟夫  
天下之俗其敝久矣士大夫以媿媿雷同無所可否  
爲識時達變其間稍自激勵欲舉其職事世共訾笑  
之則先生之見謂不知時務也固宜予讀其應詔陳  
言所論天下事是時天子厲志中興之治中官鎮  
守歷世相承不可除之害竟從罷去昔人所謂文帝  
之於賈生所陳畧見施行矣當強仕之年進位牧伯  
爲外臺之極品亦不爲不遇而遂投劾以歸家居十



震川先生集卷之二  
餘年閉門讀書恂恂如儒生考求六經孔孟之旨潛  
心大業凡所著述多儒先之所未究至自謂甫弱冠  
入仕不能講明實學區區徒取魏晉詩人之餘摹擬  
鍛鍊以爲工少年精力耗於無用之地深自追悔往  
往見於文字中不一而足暇日以其所爲文名之曰  
疣贅錄予得而論序之以爲文者道之所形也道形  
而爲文其言適與道稱謂之曰其旨遠其辭文曲而  
中肆而隱是雖累千萬言皆非所謂出乎形而多方  
駢枝於五臟之情者也故文非聖人之所能廢也雖  
然孔子曰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天下無道則言有  
枝葉夫道勝則文不期少而自少道不勝則文不期  
多而自多溢於文非道之贅哉於是以知先生之所  
以日進者吾不能測矣錄凡若干卷自舉進士至謝  
事家居之作皆在焉然存者不能什一猶自以爲疣  
贅云

五嶽山人前集序

余與玉叔別三年矣讀其文益奇余固鄙野不能得  
古人萬分之一然不喜爲今世之文性獨好史記勉  
而爲文不史記若也玉叔好史記其文卽史記若也  
信夫人之才力有不可强者夫西子病心而曠其里



其里之醜人亦捧心而曠其里其里之富人見之堅  
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去之而走余固里之  
醜人耳若有如西子者而爲西子之曠顧不益美也  
耶故曰知美曠而不知曠之所以美夫知史記之所  
以爲史記則能史記矣故曰喙鳴合與天地爲合其  
合緝緝甚矣文之難言也每與玉叔抵掌而談相視  
而笑今見其焯焯爾洋洋爾纒纒爾別之三年而其  
文之富如此能史記若也荆楚自昔多文人左氏之  
傳荀卿之論屈子之騷莊周之篇皆楚人也試讀之  
未有不史記若也玉叔生于楚其才豈異于古耶先  
是以其稿留余者逾月似以余爲知者而命之題其  
後昔韓退之才兼衆體故敘樊紹述則如樊紹述敘  
柳子厚則如柳子厚余不能如玉叔也况史記耶夫  
苟能如玉叔則亦里之捧心者也

戴楚望集序

世宗皇帝自郢入繼大統戴楚望以王家從來授錦  
衣衛千戶其後稍遷至衛僉事嘗典詔獄當是時廷  
臣以言事忤旨鞫繫者先後十數人楚望親視食飲  
湯藥衣被常保護之故少瘐死者其後往往更赦得  
出如永豐聶文蔚以兵書被繫楚望更從受書獄中



以故中朝士大夫籍籍稱其賢嘉靖四十四年予中第居京師楚望數見過示以所爲詩其論欲遠追漢魏以近代不足爲予益異之予旣調官浙西遂與楚望別隆慶二年春朝京師楚望之子樞哀其平生所爲文百卷謁予爲序蓋楚望之於道勤矣始楚望先識增城湛元明是時年甚少已有志於求道旣而師事泰和歐陽崇一聶文蔚至如安成鄒謙之吉水羅達夫未嘗識面而以書相答問及其所交親者則毘陵唐以德太平周順之富平楊子修並一時海內有道高名之士予讀其所往來書大抵從陽明之學至於往復論難必期於自得非苟爲名者噫道之難言久矣有如前楚望所爲師友皆以卓然自立於世而楚望更與往來上下其議論則楚望之所自立者可知矣予之初識之特謂其典詔獄爲國家保護善人以爲武臣之慕義者也及稍與之親觀其論詩欲上追古作者又以爲學士大夫之好文者也蓋不知楚望之於道如此昔魏舒爲將軍鍾毓長史毓每與參佐射舒常爲畫籌一日令舒備偶毓初不知其善射而舒容止閑雅發無不中毓歎曰吾之不足以盡君才如此射矣楚望之初不以語予者豈其不欲以自



見歟抑何予之知之之晚耶抑以予之不及於此歟  
 予與諸公生同時間亦頗相聞顧平日不知所以自  
 信嘗誦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  
 信存乎德行老子曰多言數窮不如守中故黯黯以  
 居未敢列於當世儒者之林以親就而求正之又怪  
 孟子與荀卿同時而終身不相遇及是而楚望之所  
 與遊一時零謝盡矣此予之所以為恨而羨楚望之  
 獲交於諸公間也因讀其集慨然太息而歸之

修忠介公爵也常  
 熟本作楊用修誤

富平  
 楊子

戴楚望後詩集序

戴楚望居環衛好讀書不類鵠冠者尤喜論易尚書  
 風雅頌皆究其旨故其為詩不規摹世俗而獨出於  
 胸臆經生學士往往為科舉之學之所浸漬殆不能  
 及也今天子初年郊丘九廟明堂諸所更大禮楚望  
 日執戟持橐殿陛下以所見播為歌詩昔太史公留  
 滯周南以天子建漢家之封而已不得與從事以為  
 恨而楚望可謂遭遇矣楚望嘗掌詔獄當是時諸臣  
 以言事忤旨及他詿誤繫獄者力保全之予讀其九  
 哀蓋不肯迎承時意至與權臣相失幾陷不測其存  
 心如此噫善人國之紀也楚望汲汲為國保全善類



其後當有興者乎予謂楚望之詩國史當有采焉讀  
之三復嘆息因序而歸之

後附

先皇帝修代來功楚望得官錦衣與楚望等比者  
極人臣之寵楚望澹然不以爲意且以直道時與  
之忤錦衣勳衛皆金張許史之遊而楚望閉門讀  
書入其室蕭然此尤不可及者序中畧之因題其

卷末云

沈次谷先生詩序

余少不自量有用世之志而垂老猶困於閭里益不  
喜與世人交而人亦不復見過獨沈次谷先生數數  
過予必以其所爲詩見示而商確其可否先生今年  
七十有八耳目聰明筋力强健時獨行道中人至山  
麓水涯及佛老之宮往往見之蓋先生同時人多凋  
謝與之所寄徒獨往耳無與俱也一日先生手自編  
平生所作凡若干卷俾余序其首夫詩之道豈易言  
哉孔子論樂必放鄭衛之聲今世乃惟追章琢句摸  
擬剽竊淫哇浮艷之爲工而不知其所爲敝一生以  
爲之徒爲孔子之所放而已今先生率口而言多民  
俗歌謠憫時憂世之語蓋大雅君子之所不廢者文  
中子謂諸侯不貢詩天子不採風樂官不達雅國史



不明變斯已久矣詩可以不續乎蓋三百篇之後未嘗無詩也不然則古今人情無不同而獨於詩有異乎夫詩者出於情而已矣次谷知詩者敢并以是質之而其巖處高尚之志世路艱危之跡見于其自序者詳矣故不論

草庭詩序

舊本皆刻錢宗伯汰之今仍存

廬陵康君奭字才難來游吳中士大夫皆樂與之交將還為歌詩贈之而以草庭為題凡為詩若干首請余為之序草庭者君居家精舍名也君家在西昌郭外臨大江日閉戶讀書其中用周子庭前草不除之

語以名其室蓋周子得孔孟之心於千載之下即此庭草不除與已意同而已莊子曰儵魚出游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之不知魚之樂人與萬物一體其生生之意同故昆螿未螫不以火田不麝不卵不殺胎不歿天不覆巢此心也賁若草木此心也天下雷行物與無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同此生生之意而已知此則知所謂鳶飛魚躍與必有事焉而勿正之義同而程子再見周茂叔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趣豈謂濠上之游以莊子非魚而不知魚之樂也哉周



子家道州二程子從受學焉卽今江西之南安其後  
象山草廬相望而出俱在大江之西而廬陵自歐陽  
公以來文章節義尤稱獨盛謂其皆無得於斯道不  
可也今數年來海內學者絕響而江右一二君子猶  
能抱獨守殘振音于空谷之中當世學淪喪而巋然  
有存者君生其鄉豈謂無所聞哉何君本徹實君之  
弟子而與余有太學之舊尤數稱君行誼超然世俗  
利欲之外余故爲序所以爲草庭之意而其爲詩者  
蓋不必論也

經序錄序

代

予昔承乏汴藩因識宗室西亭公修學好古有河間  
大雅之風嘗得唐李鼎祚周易集傳槧版行於世又  
爲諸經序錄凡爲經之傳註訓詁者皆載其序之文  
使世之學者不得見其書而讀其序固已知其所以  
爲書之意庶以廣其見聞而不安於孤陋實嘉惠後  
學之盛心也昔孔子修述先王之經以教其門人傳  
之世世不絕遭秦燔書漢儒存亡繼絕不遺餘力自  
此六藝稍稍備具太常之所總領凡四十博士而古  
文尚書毛詩穀梁左氏春秋雖不立學官猶推高第  
爲講郎給事近署而天子時會羣儒都講親制臨決



所以網羅遺軼博存衆家其意遠矣沿至末流旋復  
放失則鄭王之易自出費氏而賈逵馬鄭爲古文尚  
書之學孔氏之傳最後出三禮獨存鄭註春秋公穀  
浸微傳詩者毛詩鄭箋而已唐貞觀間始命諸儒粹  
章句爲義疏定爲一是於是前世儒者僅存之書皆  
不復傳如李氏易解後人僅於此見古人傳註之一  
二至啖助以己意說春秋史氏極詆其穿鑿蓋唐人  
崇進士之科而經學幾廢故楊綰鄭餘慶鄭覃之徒  
欲拯其弊而未能也宋儒始以其自得之見求聖人  
之心於千載之下然雖有成書而多所未盡賴後人

因其端以推演之而淳祐之詔其書已大行於世勝  
國遂用以取士本朝因之而學校科舉之格不免有  
唐世義疏之弊非漢人宏博之規學士大夫循常守  
故陷於孤陋而不自知也予自屏居山林得以徧讀  
諸經竊以意之所見常以與今之傳註異者至如理  
象之殊而圖書大衍用九用六之論未能定也古今  
文之別而豫章晚出之書未能釐也三百篇之全而  
桑間濮上之淫音未能黜也褒貶實錄之淆亂而氏  
族名字日月地名之未能明也郊丘混而五天帝昆  
侖神州之一而始祖之祭不及羣廟也洪範以後金



滕召洛二誥之疎脫非朱子之遺命也開慶師門之傳非鄭氏之奧義也紹興進講之書非三傳之專學也則王栢金履祥吳澄黃澤趙汝卓越之見豈可以其異而廢之乎歐陽子曰六經非一世之書其將與天地無終極而存也以無終極視千歲於其間頃刻耳則予之待於後者無窮也嗟夫士之欲待於無窮者其不拘牽於一世之說明矣道遠不能與西亭公訂正其疑義而序其畧如此云

史論序

西漢以來世變多故典籍浩繁學者窮年不能究宋世號稱文盛當時能讀史者獨劉道原而司馬文正公嘗言自修通鑑成惟王勝之一讀他人讀未終卷已思睡矣今科舉之學日趨簡便當世相嗤笑以通經學古爲時文之蠹而史學益廢不講矣遺石先生自少耽嗜史籍倣古論贊之體爲書若干萬言而先生尤自珍祕不肯輕以示人往歲司教黃岡時時與客泛舟赤壁之下舟中常持史論數卷會督學使者將至先生浮江出百里迎之舟至青山磯風波大作船幾覆但問從者史論在否與司馬公所稱孫之翰事絕類之翰之書得公與歐蘇二公而後大顯於世



先生自三五載籍迄於宋亡綿絡千載非止有唐一代之事東坡所謂暗與人意合者世必有知之矣有光爲童子時以姻家子弟獲侍几杖先生一見以天下士期之俛仰二十餘載濩落無成恐遂沒沒有負先生之教而先生之門人往往至大官方在黃岡一時藩臬出西陵執弟子禮拜先生於學宮諸生歎異之而今閩省右轄秦君鰲尤篤師門之義每欲表章是書而未及也先生語予曰子爲序吾書然勿有所稱述第言其人平生無他好獨好讀書老而不倦也予受命唯唯退而謹書之

卓行錄序

昔古聖人之治天下旣先之以道德猶懼民之不協於中而爲之禮以防之上之賞罰注措凡治民之事無一不歸於禮極而至於用刑亦曰制百姓於刑之中而已孔子以布衣承帝王之統不得行於天下退與其門人修德講學始以仁爲教然至于其高第弟子與當世之名卿大夫其於仁孔子若皆未之輕許而其告顏淵以克己復禮爲仁則孔子之論未始有出於禮者也但古之聖人以禮教天下使君子小人皆至焉若孔子之於其學者獨教其爲君子之事以



治其心術之微固禮之精者而已矣然孔子終亦不以深望於人故曰不得中行之士而與之必也狂狷乎中行者其所至宜及於仁而於狂狷之士孔子蓋未之深絕也故於逸民之徒莫不次第而論列之至其孫子思作中庸其爲論甚精而其法尤嚴使世之賢者稍不合於中皆爲聖人之所棄而鄉愿之徒反得竊其近似以惑亂於世孟子知其弊之如此故推明孔子之志而於鄉愿尤深絕之由此言之至於後世苟不得乎中行雖太過之行豈非君子之所貴哉若狐不偕務光伯夷叔齊箕子胥餘紀他申徒狄寧與世之寡廉鮮恥者一槩而論也自司馬遷班固而下至范曄而有獨行之名第取其俶詭異常之事而不爲科條唐書卓行之外又別有孝友傳大氏史家之裁制不同所以扶翊綱常警世勵俗則一而已矣國家有天下二百年金匱石室之藏不布於人間亦時時散見於文章碑志及稗官之家休寧程汝玉雅志著述頗爲剽摘而彙別之凡爲書若干卷名之曰卓行錄雖不盡出於中行要之不悖於孔子之志故爲序之云爾

漢口志序



越山西南高而下傾于海故天目于浙江之山最高然厓與新安之平地等自浙望之新安蓋出萬山之土云故新安山郡也州邑鄉聚皆依山爲塢而山惟黃山爲大大鄣山次之秦初置鄣郡以此諸水自浙嶺漸溪至率口與率山之水會北與練溪合爲新安江過嚴陵灘入于錢塘而泂川之水亦會于率口泂川者合琅璜之水流岐陽山之下兩水相交謂之泂蓋其口山圍水繞林木茂密故居人成聚焉唐廣明之亂都使程沄集衆爲保營于其外子孫遂居之新安之程蔓衍諸邑皆祖梁忠壯公而都使實始居泂口其顯者爲宋端明殿學士秘而若庸師事饒仲元其後吳幼清程鉅夫皆出其門學者稱之爲徽菴先生其他名德代有其人程君元成汝玉都使之後也故爲泂口志志其方物地俗與丘陵墳墓汝玉之所存可謂厚矣蓋君子之不忘乎鄉而後能及于天下也噫今名都大邑尚猶恨紀載之軼泂口一鄉汝玉之能爲其山水增重也如此則文獻之于世其可少乎哉

正俗編序

龔君世美余之畏友卓然自立者也先輩吳三泉先



生善品題人物不輕許可獨愛敬君嘗手錄其舉業文字示門人曰諸君焉能及此龔君亦慕先生行高嘗介先生友沈世叔請師之先生駭然曰龔君吾願爲之執鞭而不可得是何言耶既見延之上坐定爲賓友而退一時名士若李中丞廉甫常與龔君一晤莫能得龔君偶過之至馳東報同列曰龔君過我矣其見重若此歲庚戌余自春官下第歸龔君以海潮歌見慰余嘆異之其辭壯偉直追太白廬山行余豈能及哉頃余自長興改順德龔君以文送之則敘事去太史公不遠矣余謂今秀才如龔君絕少往來者

皆聞余言不誣也茲余從事中秘龔君寓書勉余以聖賢事業頗自嗟其不遇因示余以所作六事衍詩四禮議居家四箴屬余序余覽之蓋皆風教所關乃余有官者之責龔君獨惓惓焉余復奚辭夫知龔君莫若余是作也人能知之人不知者余能言之畧述龔君夙昔而爲之序

平和李氏家規序

漳之南靖李氏自分南靖置平和今爲平和人以居西山故閩人稱爲西山李氏代爲名族其先有西山居士實始起家五世而至封文林郎太常典簿寧波



教授名世浩字碩遠者其族益大至是居士於世當  
祧文林君不忍乃以義創爲始祖之廟君從晉江蔡  
介夫先生受學敦行古道爲義田以贍族又倣浦江  
鄭氏吳興嚴氏作李氏家規六十九條可謂有志者  
矣余因論君之爲家規蓋本於不忍祧其始祖之心  
旣爲始祖立廟則不得不立宗子立宗子則不得不  
爲法以合族而紂宗夫義之所出不可已者古者宗  
以族得民蓋天子所以治天下壹本於是以能長世  
而不亂宗法廢而天下爲無本矣而儒者或以爲秦  
漢以來無世卿而大宗之法不可復立獨可以立小  
宗余以爲不然無小宗是有枝葉而無幹也有小宗  
而無大宗是有幹而無根也夫禮失而求之野宗子  
之法雖不出于格令而苟非格令之所禁士大夫家  
聞李氏之風相率倣而行之庶幾有復古之漸矣文  
林君之子文餘喜靖四十四年進士居京師間以其  
書示余而爲序之如此

華亭蔡氏新譜序

古者諸侯世國大夫世家故氏族之傳不亂子孫皆  
能知其所自始迨周之季諸侯相侵暴國亡族散已  
不可稽攷漢司馬子長搜集遺文古書僅見五帝系



牒尚書集世紀其後如官譜氏族篇稍稍間出迨九  
品中正之法行而氏族始重迄五季之亂譜牒復散  
然自魏以來故家大族蓋數百年傳系不絕可謂盛  
矣士大夫崇本厚始之道猶爲不遠於古也今世譜  
學尤廢雖當世大官或三四世子孫不知書迷其所  
出往往有之以譜之亡也孰知故家大族實有與國  
相維持者繫風俗世道之隆汙所不可不重也况孝  
子仁人本本水源之思乎華亭蔡用卿始爲其族之  
新譜蓋不欲遠引而自其身追而上之至於六世而  
其始二世則名字已不能詳然君絕不肯有所附會

曰自吾所知者而已蓋其慎如此予嘗論後世族姓  
雖多淆亂然自其本始猶當存其十之六七蔡之先  
出於周文王而蔡叔度武王之同母弟以武庚之亂  
遷其子胡能改行率德馴善周公舉以爲魯卿士復  
封之蔡尚書蔡仲之命是也今蔡州有上蔡城其後  
平侯徙今新蔡昭侯徙州來今壽州也後二十六年  
滅於楚然自澤義以後往往爲將相名賢史不絕書  
用卿雖斷自其六世推其爲譜之意亦烏可不知其  
得姓之所自耶用卿登隆慶二年進士爲魏郡司理  
而予適在邢時相見以譜序見命余故頗採尚書史



記之文以著其得姓之所自而新譜之族之大則自用卿始矣

龍游翁氏宗譜序

錢宗伯汰  
之今仍存

傳曰古聖人之治天下復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上治祖禰下治子孫旁治昆弟合族而食序以昭穆別之以禮義尊尊親親長長男女有別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廟嚴故聖王之治天下非特以自私也以此推之自王公以逮于庶人故宗法明而禮俗成權度量衡文章服色正朔徽號器械衣服由此而出三代之衰廢古亡本人自爲生渙然靡所統紀而天下更大亂經大兵而後定當此之時人如鳥驚魚散豈知夫鄉里族屬之所繫哉然魏晉而降區區綜核百氏以門第官人雖卑姓雜譜皆藏于有司而譜牒特盛迄于李唐猶相崇重五季衰亂蕩然無復有存者矣雖然古之聖王以親親也親親而宗法立宗法立而譜系自明非獨以譜也譜之盛也魏晉之失也至於譜亦不存而學士大夫莫知其所自而仁人孝子之心茫乎無所寄豈不重可歎哉翁氏居太末相傳自隋始遷子孫蔓衍縣之杜山塢岑堂菴南村往往而是其居杜山者曰文欽能



震川先生集卷之二  
追考其十八世以上曰學士君學士而下六世有官  
號妃姓墓地而不著其諱七世而下始有諱十五世  
始書兄弟又一世昭穆詳焉文欽旣以爲圖出以示  
予予觀之而歎世之君子莫能以爲也爲序而歸之

浙江鄉試錄後序

代

元年秋當天下鄉試之期浙有司遵令式以從事御  
史某監臨之竣事之日於是以士之姓名與其文爲  
錄而考試官某實序之某當序其後仰惟 聖天子  
承統建極體元居正庶務維新天下之士喁喁鄉風  
彈冠振衣願立于朝以際休明之運此千載一時也

夫天地之氣茂隆鬱積薰爲泰和蓋非倉卒所能致  
然者嘗讀詩觀於成康之際周家極盛之會也成王  
之初卽作其詩曰訪予落止率時昭考於乎悠哉朕  
未有艾將予就之繼猶判渙時成王方當嬛嬛在疚  
之時而求望於賢才切矣當是時文武純佑秉德尚  
迪有祿之元老猶在也而一時俊髦已濟濟咸造在  
庭矣故其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周  
之禎蓋人材之生以扶世運實天也天將衍成周太  
平有道之長對越駿奔走之士已預生於豐鎬詒燕  
之日而以待成王若有期會然者故其詩曰鳳凰于



飛翩翩其羽亦集厥止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此天之所以扶翊興運而人材之應期而出夫豈偶然哉國家有天下二百年學校以養之選舉以進之高爵以崇之厚祿以優之所以待士如此其至也而其氣之鬱積茂隆至於今而止者適會天子建元之日方又敦召遺老褒獎直言思遲多士開寬裕之路以延天下之俊英則海內之士感會風雲魚鱗輻輳有莫知其所以然者蓋才無世而不生亦無世而不用乘其時遭其會而後爲奇耳夫浙古會稽鄞郡當天下十五之一耳而士如此其盛也合天下同是日而十五舉者皆如此其盛也合是十五舉以貢於天子之庭所謂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惟帝時舉於乎休哉敬因春秋正始之義爲聖天子得賢之頌云

太僕寺誌序

代

嘉靖十七年戊戌臣某爲禮科給事中恭遇冊天尊祖大慶昧死奏言先帝請赦還大禮大獄諸放廢臣及黜遠邪佞諸事先帝方以孝治天下惡前議禮者且謂道士祖宗郊廟用之以臣言不讐謫徙之邊迨至末年詔吏部召臣還會龍馭上賓聖天



子卽位臣起爲南京通政司叅議陞順天府丞尋陞大理寺少卿又進太僕寺卿臣旣拜恩視事欲正官常定卿丞職分條民之利病又以寺無掌故疏陳數十事上輒報可是歲自河北逾大江之南民遭水沴臣稍以便宜寬其誅見馬遺財足民無失職臣省中無事獲與二三僚佐發故藏篇籍少有存者力爲搜訪僅成草創蹈襲吏牘雅俗猥併非所以成一家言存故事而已臣嘗讀尚書觀周武王偃武修文華山之陽馬牧遍野倒載干戈苞以虎皮示天下不復用兵也老子曰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臣竊惟 陛

下嗣萬年無疆之曆運際中興二三年來嶺海陸梁妖氛曠息薄伐獫狁至於太原 陛下盛德大福非臣下之所及臣又讀尚書穆王命伯冏爲大正正于羣僕侍御之臣懋乃后德交修不逮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僻側媚其惟吉士又曰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臣三復斯言自念夙興夜寐兢兢于有司之事無以翊聖德於萬一有負 陛下之寵祿臣不勝大懼

西王母圖序

新安鮑良珊客于吳將歸壽其母作西王母之圖而



謁予問瑤池之事予觀山海經汲冢竹書穆天子傳稱西王母之事信奇矣秦始皇東遊海上禮祀名山大川及八神求蓬萊方丈瀛洲三神山傳其物禽獸盡白而黃金銀爲宮闕然終身不得至但望之如雲而已漢武帝諸方士言神仙若將可得欣然庶幾遇之穆王身極西土至崑崙之丘以觀春山之瑤乃秦皇漢武之所不能得者宜其樂之忘歸造父何用盜驪驎騶騾耳之駟馳歸以求區區之徐偃王穆王豈非所謂耄耶列子曰穆王觴瑤池乃觀日之所入一日行萬里王乃歎曰嗚呼予一人不足于德而諧于樂後世其追數吾過乎穆王蓋有悔心矣然又曰穆王幾神人哉能窮當世之樂猶百年乃殂後世以爲登遐焉傳云天子西征宿于黃鼠之山至于西王母之邦執圭璧好獻錦組西王母再拜受之觴瑤池之上遂驅升于弇山乃紀丁跡于石而樹之槐睂曰西王母之山山海經曰玉山西王母山也在流沙之西而博望侯使大夏窮河源不覩所謂崑崙者此殆如武陵桃源近在人世而迷者也武帝內傳云帝齋承華殿中有青鳥從東方來集殿前上問東方朔朔曰此西王母欲來也頃之西王母乘紫雲輦駕五色龍



上殿自設精饌以裨盛桃帝食之甘美夫武帝見西  
 王母于甘泉栢梁蜚簾桂館間視穆王之車轍馬跡  
 周行天下不又逸耶豈公孫卿所謂事如迂誕積以  
 歲年乃可致耶然史云候伺神人入海求蓬萊終無  
 有驗則又何也史又云時去時來其風蕭然豈神靈  
 怪異有無之間固難言也莊生有言夫道在太極之  
 先而不為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為深先天地生而不  
 為久長于上古而不為老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莫  
 知其始莫知其終子其歸而求之西王母其在于之  
 黃山之間耶今天子治明庭修黃帝之道西王母

方遍現中土人人見之穆滿秦漢之事其不足道矣

此文從常熟刻本崑山刻另是一篇乃為王元美兄弟作者中間同而始末異有云余嘗序西王母其說如此即謂此文也又云時人未能喻其旨蓋嘉靖間陶邵諸方士並進上頗惑于神仙故太僕府君借題立論觀者忽之故云未喻其旨也未引法華經云妙光法師豈異人哉我身是也又云我見燈明佛本光瑞如此豈必求佛與西王母于崑崙之山生天之處哉按儒者之文忌用佛書故從常熟本曾孫莊識

陟臺圖詠序

南陽宋侯繇進士出宰崑山自以少服其考衡州君  
 及母夫人之訓不及見其顯榮負終天之憾有感於  
 陟岵之詩扁其居曰陟臺三年政成被召門人陳九  
 德為陟臺圖詠一卷江以南諸山凡侯足跡之所至



悉爲寄其登陟之意夫陟岵孝子行役而念其親也  
方其上下岡岵徘徊瞻跂迫切之情可想然采薇之  
詩曰今我來思雨雪霏霏是一歲而歸也東山之詩  
曰自我不見於今三年是三年而歸也蓋孝子之役  
有時而歸其陟有時而止矣今侯之歸有時而其父  
母之歸者無時無時而歸無時而不陟也奚獨於江  
之南哉九德蓋道其所見云爾昔者三代之世有民  
社之寄必取夫孝友令德之人以能慈祥豈弟不肯  
虐用其民而務生全之是以其政不嚴而化其效可  
以興禮樂繇出之有其本也侯宰劇縣能以簡靖爲  
治事求便於民吳中吏民稱之不容口人謂侯之  
才力度越於人而不知其本不外于此卷中多郡中  
名士繪畫之工比興之美極一時之盛昔人廢蓼莪  
之篇九德著陟臺之事其於尊師重誼推廣孝思於  
無窮一也予故序之且以示崑之吏民使知侯所以  
爲政之本如此云

綵衣春讌圖序

錢宗伯沈  
之今仍存

吳粵于三代不在五服之內春秋于吳猶夷之最後  
秦取楚吳始內屬及畧取陸梁皆以爲郡縣然一日  
有事杜橫浦陽山湟谿之關卽與中國隔絕及漢兵



下滙離牂牁之水然後五嶺以南遂爲天子之邦至今千有餘歲會稽南海其文物常勝于河雒齊魯古稱冀爲中州蓋天地之氣有所鍾卽爲中州則知今吳粵之盛不可泥古而論也余數見番禺之士往往秀穎古所謂中州不能過一日胥會京師嘗竊歎四方萬里之外彈冠結綬于朝國家威靈軼于三代矣南海鄭祖欽吳與余同榜進士同試吏大司空其貌冲然有德君子也自始興張文獻公余襄公皆嶺海之產至今朝丘文莊公相繼屹然爲名臣吾于同榜中嘗私目之庶幾有復紹前哲而起者蓋于祖欽望之一日祖欽道其尊君養新翁居家樂志有書史之娛有山海之觀有荔枝洲花塢昌華芳春園林之勝因慨然起萬里衡陽之感又自計明年當得州縣便道歸可以過家上壽也余又歎當周之盛時士有驅馳王事不得見其父母如陟岵之詩者矣今番禺去京師萬里祖欽一旦思其親可以計日而還則士之生于今時者又何幸也會有爲祖欽繪綵衣春讌圖者因爲序之云

綸寵延光圖序

灑湖金先生以進士出宰華容已而自鄭入爲太僕



丞稍遷繕部員外郎先生恂恂儒雅所至官不求爲聲而人自以不可及嘉靖四十四年余舉進士京師始識先生於太僕又明年爲隆慶二年余自吳興入覲還見先生於清源之官署先是其先大夫以天子新卽位施恩近臣得贈太僕如其子之官而太夫人封爲安人先生喜不自勝因頗道其家世之詳俾予序之以爲子孫之榮余俛默不敢答蓋自以天子加恩臣下而近侍獨沾恩澤州縣之官顧不得與焉人子爲親之心有足傷者會是年建儲詔下先大夫又再贈爲繕部亦如先生之官而太夫人爲宜人則雖以余之仕宦不遂而亦被曠蕩之恩因念先生所以見屬者欲爲序之適有邢州之役於是復見先生於清源出其所爲綸寵延光圖者士大夫歌而咏之且成鉅表矣先生在大僕爲京朝官於例得贈封爲易然爲京朝官者常以不待滿遷去或不得封而先生之始受勅命也以登極詔不二年而受誥命也以建儲詔故先大夫與太夫人二年中再受贈封云於是先生之喜倍於前余遂敢爲之序者蓋以向隅之人亦與於滿堂之笑是以樂爲先生道之先生廬江之六人咎繇之後封國於此然有咎繇冢在焉意



必其始所生之地故其後以封自唐虞以來上下數  
千年豈無異人生其間而不著英王輔漢摧楚而不  
終自後寥寥矣今先生崛起始知六之有人而先大  
夫之潛德亦因之有聞於世他日垂名竹帛又不但  
爲今之圖而已也

王梅芳時義序

余與東萊王梅芳相知二十年乙丑之歲同舉進士  
見之於內庭執手道生平甚懽雖在京師塵囂中時  
時過從坐語不覺移晷梅芳論人之命運窮達蚤晚  
皆有定數惟其所以自立者不可以少有所失其語  
亦人之所能道而言之獨有旨他人言之不能如梅  
芳也以是益信其爲君子間出其所爲時義若干首  
見示梅芳初發解山東爲第一人及試南宮卽此文  
也乃數誦有司至是方舉進士梅芳之文則一而已  
矣而其命運之窮達早晚所謂定數者信然夫人之  
所遇非可前知特以其至此若有定然而謂之數云  
爾曰數則有可推夫其不可知則適然而已雖梅芳  
之云數又未有以盡之梅芳試政天曹而予爲令鄆  
東方受命過鄉郡而江陵周相聖時在長洲亦同年  
相好將梓梅芳之文以傳余固知梅芳之深者因爲



序之

水利書序

夏書曰淮海惟揚州彭蠡既豬陽鳥攸居三江旣入震澤底定周禮東南曰揚州其山鎮曰會稽其澤藪曰具區其川三江其浸五湖世言震澤具區今太湖也五湖在太湖之間而吳淞江爲三江之一其說如此然不可不攷也漢司馬遷作河渠書班固志溝洫於東南之水畧矣自唐而後漕輓仰給天下經費所出宜有經營疏鑿利害之論前史軼之宋元以來始有言水事者然多命官遣吏苟且集事奏復之文濫引塗說非較然之見今取其顛學二三家著于篇

尚書別解序

嘉靖辛卯余自南都下第歸閉門掃軌朋舊少過家無閒室晝居于內日抱小女兒以嬉兒欲睡或乳于母卽讀尚書兒亦愛弄書見書輒以指循行口作聲若甚解者故余讀常不廢時有所見用著于錄意到卽筆不得留昔人所謂兔起鶻落時也無暇爲文章留之箱篋以備温故章分句析有古之諸家在不敢以比擬號曰別解余嘗謂觀書若畫工之有畫耳目口鼻大小肥瘠無不似者而人見之不以爲似也其



必有得其形而不得其神者矣余之讀書也不敢謂  
得其神乃有意于以神求之云

### 都水稿序

余在都水散堂後卽還寓舍稍欲閉門讀書顧人事  
往還不暇嘗恐遂至汨沒會得長興令忻然有山水  
之思臨行檢所爲文稿以塵坌叢沓之中率爾酬應  
多有可醜顧又有不忍棄者先是宮傳司空公命曾  
郎中取去一卷今輯爲四卷其爲人持去不存者尚  
多名之曰都水稿以識一時所從事云

### 會文序

經義百篇予與諸友辛卯應試時會作也以今觀之  
純駁不一然場屋取舍又不在是也後四年偶見於  
文叔之館有足以發予之慨歎者時之論文率以遇  
不遇加銖兩焉每得一篇先問其名乃徐而讀之咕  
咕然曰有司信不誣耶其得固然耶其失者誠有以  
取之耶雖辯者不能詰也若斯會之編諸友之文在  
焉有中第者有爲顯官者有爲諸生者有甚不肖如  
予者而不爲區別名字觀者於是可以平心矣項脊  
生書

### 羣居課試錄序



乙未之歲余讀書于陳氏之圃圃中花木交茂開門見山去廛市僅百步超然有物外之趣從余遊者十餘人陳氏之子壻在焉悉年少英傑可畏人也每環坐聽講春風動幃二鶴交舞于庭童冠濟濟魯城沂水之樂得之几席之間矣諸生間以誦讀之暇執筆請試求如主司較藝之法余謂考較非古也昔人所謂起爭端者也雖然吾觀諸子之貌恂恂然務以相下其必不至於色喜而怨勝已也於是定爲旬試法試畢錄其言之雅馴者蓋勸勉之意寓于其間且以稽其前後消長之不一廣諸君相師相友之風云耳間有雄才陵轢而不束於格亦予錄之所不棄也

夏懷竹字說序

增入

生而無名君子以爲狄道有名有字矣又有號者俗之靡也號至近世始盛山溪水石遍于閭巷然使其無誇詡之心有警勉之意亦非君子之所鄙夏煥章甫之號懷竹也吾有取焉先太常墨跡妙天下尤工于竹章甫允懷于茲托之以自見可謂知本矣予旣爲說以勉之而沒其美非所以盡勸掖之道因復以予所以知章甫者冠于篇曰吾邑宦家子弟皆知自貴重喜爲容在稠人中不問可知章甫爲人滑稽與



伶人伍衣裳偏倚步履邪施忽去忽來見者咸輕之  
章甫于予祖母爲從孫于予室人爲姑舅之子內外  
皆兄弟室人歸寧時疾殆東還入帷轎中倉卒不可  
測章甫親爲扶轎徐徐行面無人色予先驅回顧爲  
之隕涕章甫又棄其家留予視湯藥終夜不寐者二  
旬室人旣沒匍匐營喪事者踰月予畸窮困頓爲世  
所棄死喪之威煢煢無倚青燈孤影獨章甫欵語其  
旁章甫篤于義如此人固不易知也昔太史公自以  
身不得志于古豪人俠士周人之急解人之難未嘗  
不發憤慨慕而極言之况予親得之章甫此烏得而  
無言也

論議說

天子諸侯無冠禮論

儀禮有士冠禮無天子諸侯冠禮非遺也此曰無夫  
夫冠禮而有其禮古者五土而後爵何大夫家  
之有公侯之有冠禮夏之未定也天子之冠于  
也天子無冠而貴行也禮世以之宗室大夫皆冠也

震川先生集卷之二

崑山後學盛符升訂



震川先生集卷之二

無言也

震川先生集卷之三

論議說

天子諸侯無冠禮論

儀禮有士冠禮無天子諸侯冠禮非逸也記曰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古者五十而後爵何大夫冠禮之有公侯之有冠禮夏之末造也天子之元子猶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也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明天子諸侯大夫之無冠禮也冠者將責為人子為人弟為人臣為人少之禮故冠必有主人孤子則父兄戒宿蓋父兄以成人之禮責子弟也天子為元子之時

震川先生集卷之三



以士禮冠所謂有父在則禮然也設不幸君終世子未冠則冕而踐阼斯爲踐阼之禮而已矣已奉宗祧君臨天下將又責之爲人子爲人弟爲人臣爲人少之禮乎家語稱孔子答孟懿子之問吾取焉曰古者王世子雖幼其卽位則尊爲人君人君治成人之事者何冠之有曰諸侯之冠異天子與曰君薨而世子主喪是亦冠也已人君無所殊也諸侯之有冠禮也夏之末造也此孔子之遺言也益以祝雍頌公冠之篇焉則誣矣公冠曰公冠自爲主迎賓揖升自阼立于席旣醴降自阼饗之以三獻之禮無介無樂皆玄

端其疇幣朱錦采四馬其慶也天子儼焉曰自爲主曰賓降阼嫌尊矣夫非爲人子爲人弟爲人臣爲人少之禮也且禮自上達而曰天子儼冠何也此非孔氏之言也周衰先王之禮不具傳者旣失其本但知其畧而欲求之於詳而不知禮之失在於畧而又患於求詳之過公冠又曰公冠四加玄冕左傳季武子曰君冠必以裸享之禮行之以金石之樂節之以先君之祧處之玉藻曰始冠緇布冠自諸侯下達冠而敝之可也玄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緇布冠纁綌諸侯之冠也蓋務爲天子諸侯士庶之別而不知先王



制冠禮之義所以同之於士庶者也

公子有宗道論

大傳曰有小宗而無大宗者有大宗而無小宗者有無宗亦莫之宗者公子是也公子有宗道公子之公爲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嫡者公子之宗道也夫公子者別子爲祖者也何以爲宗曰公子非宗也不爲宗而宗之道出焉耳公子之大宗者公也已自別於正體無大宗矣雖其子爲繼別之宗猶繼禰也迨五世當遷而後不遷之宗於是乎出未及五世猶小宗也所以謂之小宗而無大宗也公子雖無大宗而不可謂之非大宗之祖雖爲大宗之祖而未及乎繼禰之子所以謂之有大宗而無小宗也公子一人焉而已無大宗是有無宗也無小宗是亦莫之宗也故曰公子非宗也非宗故謂之別子別子故爲之祖爲之祖故公子之公爲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嫡者而宗之道於是乎出先王之立宗大抵因別子之嫡庶而已二世之庶宗其繼禰者之嫡三世之庶宗其繼祖者之嫡四世之庶宗其繼曾祖者之嫡五世之庶宗其繼高祖者之嫡而爲小宗之道出矣六世之庶宗其繼別者之嫡而爲大宗之道



出矣小宗四大宗一并而為五宗而其變至於無窮皆自於公子故曰不為宗而宗之道出焉也鄭氏曰公子不得宗君君命嫡昆弟為之宗使之宗之所宗者嫡則如大宗死為之齊衰九月其母則小君也為其妻齊衰三月無嫡而宗庶則如小宗死為之大功九月其母妻無服公子唯已而已則無所宗亦莫之宗是公子有此三事也鄭以此為公子之宗道則非別子為祖之義矣夫宗有散有合族人不得以戚戚君於是乎散故號別子者以之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繼禰為小宗於是乎合故號為小宗者以之先王之

道由祖而宗猶木之由本而為枝也得其祖則兄弟相宗而宗之法行不得其祖則兄弟不相宗而別子之義起今使公子自相宗夫公子不得祖先君矣宗於何生且非先君之正體皆庶也而鄭又為嫡庶之說過矣別子者宗之始也不可以亂故先王正其始正其始者正其別也魯之三桓鄭之七穆古之遺制也鈔本故號為小宗者以之為字之上有為宗二字

貞女論

女未嫁人而或為其夫死又有終身不改適者非禮也夫女子未有以身許人之道也未嫁而為其夫死



且不改適者是以身許人也男女不相知名婚姻之禮父母主之父母不在伯父世母主之無伯父世母族之長者主之男女無自相昏姻之禮所以厚別而重廉恥之防也女子在室唯其父母爲之許聘於人也而已無所與純乎女道而已矣六禮旣備壻親御授綏母送之門共牢合卺而後爲夫婦苟一禮不備壻不親迎無父母之命女不自往也猶爲奔而已女未嫁而爲其夫死且不改適是六禮不具壻不親迎無父母之命而奔者也非禮也陰陽配偶天地之大義也天下未有生而無偶者終身不適是乖陰陽之氣而傷天地之和也會子問曰昏禮旣納幣有吉日壻之父母死則如之何孔子曰壻已葬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爲兄弟使某致命女氏許諾而弗敢嫁也弗敢嫁而許諾固其可以嫁也壻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壻弗取而後嫁之禮也夫壻有三年之喪免喪而弗取則嫁之也會子曰女未廟見而死則如之何孔子曰不遷於祖不祔於皇姑不杖不菲不次歸葬於女子氏之黨示未成婦也未成婦則不繫於夫也先王之禮豈爲其薄哉幼從父兄嫁從夫從夫則一聽於夫而父母之服爲之降從父



震川先生集卷之三  
則一聽於父而義不及於夫蓋既嫁而後夫婦之道成聘則父母之事而已女子固不自知其身之爲誰屬也有廉恥之防焉以此言之女未嫁而不改適爲其夫死者之無謂也或曰以勵世可也夫先王之禮不足以勵世必是而後可以勵世也乎

譜例論

世之爲譜學者稱歐陽氏蘇氏予攷二家之書小異而大同蓋其法使族人各爲譜而各詳其宗夫人各詳其宗則譜大備而可以至於無窮此其善也而蘇氏又曰古者惟天子之子與始爲大夫者而後可以爲大宗其餘則否獨小宗之法猶可施於天下故爲族譜皆從小宗而虛其大宗之法而予之爲說異于是夫古者有大宗而後有小宗如木之有本而後有枝葉繼禰者繼祖者繼曾祖者繼高祖者世世變也而爲大宗者不變是以祖遷於上宗易於下而不至於散者大宗以維之也故曰大宗以收族也苟大宗廢則小宗之法亦無所恃以能獨施於天下予又以爲譜者載其族之世次名諱而已其所不可知者無如之何其所以可知者無不載也夫使世次名諱之既詳則不必縣定以爲宗法而宗法存焉耳故歐陽氏



蘇氏以有法治無法吾以無法寓有法是吾譜之所  
以異也

水利論

吳地痺下水之所都爲民利害尤劇治之者皆莫得  
其源委禹之故迹其廢久矣吳東北邊境環以江海  
中瀦太湖自湖州諸溪從天目山西北宣州諸山谿  
水所奔注而從吳江過甬里經華亭青龍江以入海  
蓋太湖之廣三萬六千頃入海之道獨有一路所謂  
吳淞江者顧江自湖口距海不遠有潮泥填淤反上  
之患湖田膏腴往往爲民所圍占而與水爭尺寸之  
利所以松江日隘昔人不循其本沿流逐末取目前  
之小快別鑿港浦以求一時之利而松江之勢日失  
所以治至今日僅與支流無辨或至指大于股海口  
遂至湮塞此豈非治水之過與蓋宋揚州刺史王濬  
以松江滬瀆壅噎不利欲從武康紆谿爲渠滄直達  
於海穿鑿之端自此始夫以江之湮塞宜從其湮塞  
者而治之不此之務而別求他道所以治之愈力而  
失之愈遠也太倉公爲人治疾所診期決死生而或  
有不驗者以爲不當飲藥針灸而飲藥針灸則先期  
而死後之治水者與其飲藥針灸何以異孟子曰天



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爲本禹之行水  
行其所無事也欲圖天下之大功而不知行其所無  
事其害有不可勝言者嗟夫近世之論徒區區于三  
十六浦間或有及于松江亦不過疏導目前壅滯如  
浚蟠龍白鶴匯之類未見能曠然脩禹之跡者宜興  
單鏐著書爲蘇子瞻所稱然欲脩五堰開夾苧干瀆  
以截西來之水使不入太湖殊不知揚州藪澤天所  
以瀦東南之水也今以人力遏之夫水爲民之害亦  
爲民之利就使太湖乾枯于民豈爲利哉太史公稱  
河蓄衍溢害中國也尤甚唯是爲務禹治四海之水  
而獨以河爲務余以爲治吳之水宜專力於松江松  
江旣治則太湖之水東下而餘水不勞餘力矣或曰  
禹貢三江旣入震澤底定吳地尚有婁江東江與淞  
江爲三震澤所以入海非一江也曰張守節史記正  
義云一江西南上太湖爲淞江一江東南上至白蜆  
湖爲東江一江東北下曰婁江本言二水皆松江之  
所分流水經所謂長瀆歷河口東則淞江出焉江水  
奇分謂之三江口者也而非禹貢之三江大抵說三  
江者不一惟郭景純以爲岷江浙江松江爲近蓋經  
特紀揚州之水今之揚子江錢塘江松江並在揚州



之境書以告成功而松江由震澤入海經蓋未之及也由此觀之則松江獨承太湖之水故古書江湖通謂之笠澤要其源近不可比擬揚子江而深濶當與相雄長范蠡云吳之與越三江環之夫環吳越之境非岷江浙江松江而何則古三江並稱無疑故治松江則吳中必無白水之患而從其旁鉤引以溉田無不治之田矣然治松江必令濶深水勢洪壯與揚子江埒而後可以言復禹之跡也

此文崑山常熟二本後半大異細觀之崑

本爲優今從之

### 水利後論

鏐以吳江堤橫截江流而岸東江尾菱蘆叢生泥沙漲塞欲開菱蘆之地遷沙村之民運去淤土鑿堤岸千橋走水而於下流開白蚬安亭江使湖水由華亭青龍入海雖知松江之要而不識禹貢之三江其所建白猶未卓然所以欲截西水壅太湖之上流也蘇軾有言欲松江不塞必盡徙吳江一縣之民此論殆非鏐之所及今不鑄去堤岸而直爲千橋亦守常之論耳崇寧二年宗正丞徐確提舉常平考禹貢三江之說以爲太湖東注松江正在下流請自封家渡古江開洶至大通浦直徹海口當時惟確欲復古道



然確爲三江之說今亦不可得而考元泰定二年都  
水監任仁發開江自黃浦口至新洋江江面財濶十  
五丈仁發稱古者江狹處猶廣二里然二里卽江之  
湮已久矣自宋元嘉中滬瀆已壅噎至此何啻千年  
邾氏云吳松古道可敵千浦又江旁縱浦邾氏自言  
小時猶見其濶二十五丈則江之廣可知故古江蟠  
屈如龍形蓋江自太湖來源不遠而勢旣廣若徑直  
則又易泄而湖水不能蓄聚所以迂迴其塗使如今  
江之淺狹何用蟠屈如此余家安亭在松江上求所  
謂安亭江者了不可見而江南有大盈浦北有顧浦  
土人亦有三江口之稱江口有渡問之百歲老人云  
往時南北渡一日往來僅一二迴可知古江之廣也  
本朝都御史崔恭鑿新道自大盈浦東至吳淞江巡  
檢司又自新涇西南蒲匯塘入江自曹家河直鑿平  
地至新塲江面廣十四丈夫以邾氏所見之浦尚有  
二十五丈而都水所開江而財及當時之浦至本朝  
之開江廼十四丈則興工造事以今方古日就卑微  
安能復見禹當時之江哉漢賈讓論治河欲北徙冀  
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北入海當敗  
壞城郭田廬冢墓以萬數以爲大禹治水山陵當路



者毀之墮斷天地之性此廼人功所造何足言也若惜區區漲沙菱蘆之地雖歲歲開浦而支本不正水終橫行今自嘉靖以來歲多旱而少水愚民以爲自今不復見白水之患余嘗聞正德五年秋雨七日夜吳中遂成巨浸設使如漢建始間霖雨三十日將如之何天災流行國家代有一過水潦吾民必有魚鼈之憂矣或曰今獨開一江則其餘溪港當盡廢耶曰禹決九川距四海浚畝澮距川江流既正則隨其所往在可鉤引以溉田畝且江流浩大其勢不能不漫溢如今之小江尚有勦娘江分四五里而合者則夫奇分而旁出古婁江東江之跡或當自見且如劉家港元時海運千艘所聚至今爲入海大道而上海之黃浦勢尤洶湧豈能廢之但本支尊大則支庶莫不得所矣

三途並用議

有光爲都水司試吏太子太傅司空公以章奏課諸進士承命作三途並用議

議曰所謂三途者進士也科貢也吏員也國初用人有徵聘有經明行修有人材有賢良方正有才識兼人有楷書有童子諸科其後率多罷廢承平以來專



用進士科貢吏員是三者初未嘗廢而邇者欲新天下之吏治於科貢吏員之中稍加不次之擢故有三途並用之說其實前此未嘗不並用也愚以爲朝廷欲收用人之實効於科貢吏員所宜加之意者當先清其源蓋清其源而後其末流可治也今進士之與科貢皆出學校皆用試經義論策試進士不中入國子爲舉人監生試舉人不中循年資而貢之入國子爲歲貢監生非若漢世賢良孝廉對策與博士弟子判然爲二其實一途而已然進士升於禮部爲高選舉人之下第與歲貢國家亦不輕以待之故使之學

於太學以觀其成苟成矣雖任以進士之官可也今成均教養之法不具獨令以資歷待選而已非復如古之舍法此其科貢之源不清也吏員之在古本與士大夫無別異迨後流品旣分遂爲異物士人不復肯詘辱於此故本朝資格吏員崇者止於七品多用爲掾幕監當筦庫之職非保薦不得爲州郡則吏道本不可與儒者並然其始皆自藩憲衛府州縣所署置猶有前代辟舉之遺法而今則自始爲吏先責其輸納自提控以下至於吏典但以所輸之貲第其出身之等差此吏員之源未清也夫欲使舉貢之得人



在於修太學之法而科貢可用矣欲使掾幕監當管庫之得人在於遵辟舉之舊而掾幕監當管庫可用矣然吏者止可以循資如祖宗之制非得與科貢並也愚於科貢猶有說焉會試有甲乙榜蓋乙榜卽亦舉人之中式者特限於欽定之制額故次之乙榜授以教職其實進士無異今特以敗卷置乙榜而與乞恩者驟與教職則教官之選輕矣歲貢本以州縣之俊如往年所謂選貢者今不本洪武舊制而專累日月則歲貢無少俊者可施以成均之教矣愚又怪夫今之未有以清其源而壅其源者又不止也自納粟買馬乞運納級之例日開吏道雜而多端官方所以日繆也而科貢吏員皆繇此而妨闕矣故欲振飭吏治莫若清其源而無壅之凡此皆於格例之中修其廢壞耳於此二者其源既清於格例已復其常而於其間簡其卓異加不次之擢蓋天下奇俊之士少而中庸之士多王者之道先爲其法以就天下中庸之士而精神運用獨可於奇俊之士加於其法之外而不爲法之所限此其所以能鼓舞一世之人材也或曰子謂吏道不得與儒並先朝如尚書徐晞知府况鍾皆至顯用者何也曰此又不可以吏之途論也



蓋先朝用人時取之常格之外宋景濂一代文章之  
宗楊士奇三朝輔相之首皆以布衣特起乃遂掌帝  
制典機密豈謏謏於循塗者蓋自古中世猶未嘗不  
事旁招俊又博採聲望側席幽人思遲多士今百餘  
年寥寥未之見而專以資格進敘今亦頗苦其膠束  
伏隘而未能曠然也是以思爲三途並用之說愚以  
爲非大破因循之論考國家之故事追三代兩漢之  
高踪以振作鼓舞一世之人材恐不足以剗累世之  
宿弊而收用人之實効也謹議

按徐瞻正統七年爲  
兵部尚書以吏起家

在任四年舊刻誤作  
徐熙今依國史正之

### 馬政議

竊惟古之馬唯養於官而其養之於民者官初無所  
與司馬法甸出長轂牛馬及所謂萬乘千乘百乘此  
皆寓兵於農有事則賦調而官不與知也惟其養於  
官者如周禮校人牧圉之屬與月令所載其養之之  
法備盡此則官之所自養也夫周之時旣養馬矣而  
民之馬官有不與是以民各自以其力養已之馬而  
無所不盡其心故有事徵發而車與馬無不辦也漢  
之苑馬卽校人之王馬而民間私牧官無所與而皆  
得以自孳息故街巷有馬而橋姚以致馬千匹逮武



帝伐■馬少而始有假毋歸息之令亦兵興一切之制非久用也秦漢以來唐馬最盛皆天子所自置監牧其擾不及於民而馬之盛如此我國家苑馬之設卽其遺意然又於兩京畿河南山東編戶養馬乃又兼宋人保甲之法蓋不獨養於官而又養於民也今監牧之馬未見蕃息民間牧養又日以耗且以今畿郡之養馬言之夫馬旣繫於官而民以爲非民之所養有官旣委於民而官以爲非官之所專馬烏得而不敝自其立法之初已知其弊必至於今日也且天下有治人無治法苟能如其舊而得人以求實効亦未嘗不可以藉其用也今保馬旣不可變而於其間又不能守其舊往往數爲紛更循其末流而不究其本始愈變而愈敝必至于不可復爲而後已此今日天下之事皆然而非獨馬政也嘗攷洪武初制令有司提調孳牧江南十一戶共養馬一匹江北五戶共養馬一匹以丁多之家爲馬頭專養一馬餘令津貼以備倒失買補每二歲納駒一匹又立羣頭羣長設官鑄印與守令分民而治有牧馬草場又免其糧草之半每加優卹使有司能責實而行之常使民得養馬之利則馬亦何憂於不蕃也今顧不能修其舊而徒



以法之敝而亟變之則天下安得有善法夫令民養馬國家之意本欲得馬而已而有所謂本色折色何爲也責民以養馬而又責其輸銀如此則取其銀可矣而又何以馬爲於是民不以養馬爲意而以輸銀爲急矣牧地本與民養馬也而徵其子粒又有加增子粒如此則遂併之田稅而已而又何以責之馬戶於是民不以養馬爲意而以輸子粒爲急矣養馬者課其駒可也不用其駒而使之買俵於是民不以養馬爲意而以買俵爲急矣夫折色之議本因江南應天太平等處非產馬之地變而通之雖易銀可也遂移之於河北今又變賣種馬而徵其草料原今變者之意專欲責民之輸銀而非責民之養馬也官旣無事於養馬而獨規目前之利民復恣爲姦僞而爲利己之圖有駒不報而攻於欺隱不肯以駒備用而獨願以銀買俵至或戕其孕字絕其游牝上下交征利以相欺而已衛文秉心寒淵致騾牝之三千魯僖以思無邪致馬之斯徂夫官民一於爲利以相欺何望於馬之蕃息乎今之議者又方日出新意以變賣馬之半爲未盡因欲盡賣種馬而惟以折色徵解畧不思祖宗立法之深意可爲太息也夫河北之人驍



健良馬冀之所產昔人所以謂此地王不得無以王  
霸不得無以霸者也今舉冀之良產盡棄之一旦國  
家有事西邊之馬可得以為畿內用乎古語曰變而  
不如前易而多所敗者亦不可不復也今欲講明馬  
政必盡復洪武永樂之舊江南折色可也畿輔河南  
山東之折色不可也草場之舊額可清也子粒不可  
徵也官吏之侵漁可黜可懲也而管馬官羣長獸醫  
不可省也行馬復之令使民得寬其力民知養馬之  
利則雖官馬亦以為己馬矣又修金牌之制通關互  
市益得好馬別賦之民以為種馬而有司加督視之  
武永樂之舊猶可復也蓋修茶馬而渥注之產至  
矣弛草地而芻牧之息繁矣郵編戶恣芻牧而烏僕  
橋姚之富臻矣故曰車騎天下之武備也其所以壯  
神京防後患者豈淺淺哉抑古之相衛邢洛皆有馬  
監卽皆今之畿輔地也如使盡覈官民所耕佃牧馬  
草場盡出之與夫羣不墾者皆立塚堆以為監牧之  
地而盡歸於苑馬宋人戶馬保馬之法雖罷之可也  
何必規規然沿其末流而日事紛更乎

禦倭議

日本在百濟新羅東南大海中依山島以居當會稽



東與儋耳相近而都於邪摩堆所謂邪馬臺也古未  
通中國漢建武時始遣使朝貢前世未嘗犯邊自前  
元於四明通互市遂因之鈔掠居人而國初爲寇始  
甚然自宣德以後金線島之捷亦無復有至者矣今  
日啓戎召釁實自中國姦民冒禁闕出失於防閑事  
今已往追悔無及但國家威靈所及薄海內外罔不  
臣貢而蕞爾小國敢肆馮陵魏正始中宣武於東堂  
引見高麗使者以夫餘涉羅之貢不至宣武曰高麗  
世荷上將專制海外九國黠實得征之方貢之愆  
責在連率故高麗世有都督遼海征東將軍領東

中郎將之號今世朝鮮國雖無專征之任而形勢實  
能制之况其王素號恭順倭奴侵犯宜可以此責之  
不然必興兵直搗其國都繫繫其王始足以伸中國  
之威如前世慕容皝陳稜李勣蘇定方未嘗不得志  
於海外而元人五龍之敗此由將帥之失使中國世  
世以此創艾而甘受其侮非愚之所知也顧今日財  
賦兵力未易及此獨可爲自守之計所謂自守者愚  
以爲祖宗之制沿海自山東淮浙閩廣衛所繹絡  
能復舊伍則兵不煩徵調而足而都司備倭指揮俟  
其來於海中截殺之則官不必多置提督總兵而具



奈何不思復祖宗之舊而直爲此紛紛也所謂必於海中截殺之者賊在海中舟船火器皆不能敵我也又多飢乏惟是上岸則不可禦矣不禦之於外海而禦之於內海不禦之於海而禦之於海口不禦之於海口而禦之於陸不禦之於陸則嬰城而已此其所出愈下也宜責成將領嚴立條格敗賊於海者爲上功能把截海口不使登岸亦以功論賊從某港得入者把港之官必殺無赦其有司閉城坐視四郊之民肝腦塗地者同失守城池論庶人知效死而倭不能犯矣

從郭璞以岷江淞江浙江爲三江蓋自揚州斜轉東南揚子江吳淞江錢塘江三處入海而皆以江名其爲三江無疑但淞江湮塞細弱無復江之形勢世遂忽之而不論耳宋淳熙中直學邊定脩崑山志言大海自西泖分南北由斜轉而西朱陳沙謂之揚子江口由徘徊頭而北黃魚梁謂之吳松江口浮子門而上謂之錢塘江口三江旣入禹蹟無改此今日之面目見諸儒胸臆之說不足道也

淞江下三江圖敘說

史記正義曰在蘇州東南三十里名三江口一江西



南上七十里至太湖名曰淞江古笠澤江一江東南上七十里白蜺湖名曰上江亦曰東江一江東北下二百餘里入海名曰下江亦曰婁江其分處號三江口顧夷吳地記淞江東北行七十里得三江口庾仲初注揚都賦太湖東注爲淞江七十里有水口流東北入海爲婁江東南入海爲東江蓋淞江之有婁江東江如岷江之中江北江九江其實一江耳昔賢以此解淞江下之三江口非以爲禹貢之三江也吳郡續志云淞江受太湖一自長橋流入同里犁湖瀆由白蜺江入薛澱湖一自甘泉橋由淞江尾東華澤湖自急水港至白蜺江入澱湖而注之海以正義吳地記求其所在則淞江北行七十里分流者當在今崑山之境說者徒欲尋求二江而不知由淞江細弱所以奇分之水遂不可見續郡志云崑山塘自婁門歷崑山以達于海以劉家港爲婁江意亦附會也

二石說

樂者仁之聲而生氣之發也孔子稱韶盡美矣又盡善也在齊聞韶則學之三月不知肉味考之尚書自堯克明峻德至舜重華協於帝四岳九官十二牧各率其職至於蠻夷率服若予上下草木鳥獸至仁之



洋洋乎被動植矣故曰虞賓在位羣后德讓又曰  
庶尹允諧曰鳥獸跄跄鳳凰來儀又曰百獸率舞此  
唐虞太和之景象在於宇宙之間而特形於樂耳傳  
曰夔始制樂以賞諸侯呂氏春秋曰堯命夔擊石以  
象上帝玉磬之音以舞百獸擊石拊石夔之所能也  
百獸率舞非夔之所能也此唐虞之際仁治之極也  
顏子學於孔子三月不違仁而未至於化孔子告之  
以爲邦而曰樂則韶舞豈驟語以唐虞之極哉亦教  
之禮樂之事使其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而  
歌有虞氏之風淫聲亂色無以奸其間是所謂非禮  
勿視聽言動而爲仁之用達矣雖然由其道而舞百  
獸儀鳳凰豈遠也哉冉求欲富國足民而以禮樂俟  
君子孔子所以告顏子卽冉求所以俟君子也欲富  
國足民而無俟於禮樂其敝必至於聚斂子游能以  
絃歌試於區區之武城可謂聖人之徒矣自秦以來  
長人者無意於教化之事非一世也江夏呂侯爲青  
浦令政成而民頌之侯名調音字宗夔又自號二石  
請予爲二石之說予故推本尚書論語之義以達侯  
之志焉

張雄字說



張雄既冠請字於余余辱爲賓不可以辭則字之曰子谿聞之老子云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此言人有勝人之德而操之以不敢勝人之心德處天下之上而禮居天下之下若谿之能受而水歸之也不失其常德而復歸於嬰兒人已之勝心不生則致柔之極矣人居天地之間其才智稍異於人常有加於愚不肖之心其才智彌大其加彌甚故愚不肖常至於不勝而求反之天下之爭始於愚不肖之不勝是以古之君子有高天下之才智而退然不敢以有所加而天下卒莫之勝則其致柔極也然則雄必能守其雌是謂天下之谿不能守雖不能爲天下谿不足以稱雄於天下

陳伯生字說

海虞陳生之字曰寅未知所以尊其名也問言於余余字之曰伯生而爲之論天地生人之始蓋混沌然也旣而天開於子子者滋也氣於此而始滋也地闢於丑丑之言紉也言氣之始固也人生於寅寅者言萬物之生蟄蟄然也然則寅者人生之時也故謂之寅則生氣莫盛焉三代異尚而孔子以夏時告顏子所以治天下之道世之君子以爲孔子之意在於改



正朔而已而不知其有取於生之道也顏子退而得其旨故不數數於爲天下而請事斯語至於三月不違仁焉是乃所以服膺孔子所謂行夏之時也吾人相與並生於天地之間所以知樂其羣而有禮義慈讓之心者夫亦有此生理而已或曰寅者敬畏也夙夜惟寅直哉惟清舜之所以命伯夷也嚴恭寅畏天命自度周公所以稱中宗也夫孰知夫寅者生道也心生故能直清能自檢於天命嗚呼世之君子不知人生於寅之旨而徒曰敬畏者鮮不至於助忘而失其本余故以伯生爲寅之字此乃舜典與無逸之本旨也悟者必以予言爲然矣

### 守耕說

嘉定唐虔伯與予一再晤然心獨慕愛其爲人吾友潘子實李浩卿皆虔伯之友也二君數爲予言虔伯予因二君蓋知虔伯也虔伯之舅曰沈翁以誠長者見稱鄉里力耕六十年矣未有子得虔伯爲其女夫子因虔伯蓋知翁也翁名其居之室曰守耕虔伯因二君使予爲說予曰耕稼之事古之大聖大賢當其未遇不憚躬爲之至孔子乃不復以此教人蓋嘗拒樊遲之請而又曰耕也餒在其中矣謂孔子不耕乎



而釣而弋而獵較則孔子未嘗不耕也孔子以爲如  
適其時不憚躬爲之矣然可以爲君子之時而不可  
以爲君子之學君子之學不耕將以治其耕者故耕  
者得常事於耕而不耕者亦無害於不耕夫其不耕  
非晏然逸已而已也今天下之事舉歸於名獨耕者  
其實存耳其餘皆晏然逸已而已也志乎古者爲耕  
者之實耶爲不耕者之名耶作守耕說

### 東隅說

東海之際謂之東隅西海之際謂之西隅南海之際  
謂之南隅北海之際謂之北隅中央之際謂之中隅  
不知四海之際謂之隅庸詎知中央之謂隅也知中  
央之爲隅庸詎知四海之隅不謂之中耶子適於其  
東而號曰東隅庸詎知三海之際不有與我相角者  
從三海之際而觀之而號曰東隅去三海之際而觀  
之庸詎知我爲東隅者故東隅者適然者也方物之  
生各有所適蜀人奚必知越越人奚必知燕哉今子  
處乎東者也循是以西天不加圓地不加方循是而  
又東天不加墮地不加傾弭節乎賜谷之地總轡乎  
扶桑之墟仰角宿之且啓曜靈之藏遊遨乎春宮泛  
觀乎溟渤夷然隱几而嘘倚梧而吟者也故東隅者



適然者也適然則幾乎道矣

懷竹說

夏太常風流雅韻寄於楮墨間意之所至揮洒所及  
有不自知雖爲好事者所珍襲然不足以爲太常重  
益太常非命於竹者也適也而其子孫懷之者非固  
於竹者也情也君子之於其先雖涕唾遺物莫不可  
珍而悽愴惕有不能自己者然予有進於是焉子  
孫之身卽祖宗之身也竹猶懷之而况其身乎凡人  
作事無法浪言苟行此心漫然任其所之皆由於無  
所懷之故知所懷也則竦息顧慮擇地而蹈將不能  
以一日自安况曰吾祖宗之身乎被髮跣而號於  
市人謂之狂俄而纓冠振履揖讓進退人卽以爲儒  
者在乎懷與不懷之間也爲太常子孫者必慎而言  
顧而行深自貴籍若持重寶焉惟恐失之斯善懷矣  
苟徒出於一時感動俄而忘之注意於殘楮敗墨間  
而失其所以重非君子所謂季思也予祖母實太常  
之孫女玄孫煥與予爲表弟以懷竹自命予故勗之  
如此云

朱欽甫字說

朱欽甫名邦奇以其字弗協也欲更之歸子曰古之



有名別稱而已不必其美也其有字也爲甲者設也  
諱名而已不必其協也必美以協之者非古也雖然  
有教焉君子不廢也子之字足以爲教而徵諸其名  
何謂弗協乎蓋欽者天下之事之所以成也此心少  
不出於欽而橫潰恣肆將隳敗而不可舉而精神意  
慮之所遺者多矣是以號爲天下之奇材者知其無  
以易乎欽而欽者所以用奇者也驕駟之馬羈馬鞭  
策而馳騁乎千里之途梗梓豫章參天之木必就規  
矩而充乎棟梁之用若必泛駕必銜楸必擁腫屈曲  
以爲奇者非奇也君子之道智足以高天下而不輕

用其智勇足以懾天下而不輕用其勇有絕世之姿  
而常不敢有先乎庸人之心故其智勇奮而天下莫  
能當若必狂走叫號挾其所貴而希心於斯弛之士  
以爲奇者非奇也昔者帝堯之時天下之英才並庸  
於朝於是僉舉治水者莫能出鯀焉夫英賢之聚也  
治水之大任也而莫能舍鯀也則鯀者天下之奇材  
而弗欽焉其與庸無幾兵之詭變君子惡之然吾讀  
孫子之書多警畏之辭而以處女用脫兔孫子之爲  
奇者無出於是欽父可以類觀矣胡可更也吾嘗聞  
其崖畧於洛閩諸君子欽甫不以予言爲迂常爲欽



父終日陳之

周時化字說

周永寧時化居婁門年甚少卽舍所學遊于諸侯王故趙王賢而好書時化挾書以往王頗優遇之旣而之大梁今鎮平王中尉西亭公尤賢而好書故時化歲時往來大梁一日過余求爲其字之說古者冠而字賓爲之辭禮也時化冠久矣而其名與字又無當也然古之命名不必皆有其義字而賓贈之雖不當冠之時可也昔漢東平王上疏求諸子及太史公書大將軍王鳳以爲太史公書有戰國縱橫權譎之謀

漢初謀臣奇策天官災異地形阨塞皆不宜在諸侯王議者多稱鳳策而不知王求書而不予何漢示之不廣也國家太平二百年王子雖無事任而禁網濶畧故得時購四方之書廣廈細旃從容論道豈非天子之賜而國家永寧之効歟而時化亦得以其時彈鋏而遊於侯王之門蓋比于天地之陶鈞而蟲魚皆獲自遂其生此其所以自喻者其在此也

莊氏二子字說

莊氏有二子其伯曰文美予字之曰德實其仲曰文華予字之曰德誠且告之曰文太美則飾太華則浮



浮飾相與敝之極也今之時則然矣夫智而用私不如愚而用公巧不如拙辨不如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欲文之美莫若德之實欲文之華莫若德之誠以文爲文莫若以質爲文質之所爲生文者無盡也一日節縮十日而羸衣不鮮好可以常服食不甘珍可以常飧故曰賁無色也賁爲無色非無色而後賁也吳在東南隅古之僻壤秦伯仲雍之至也予始怪之而後知聖人之用心也彼以聖賢之德神明之胄目覩中原文物之盛秘而弗施乃和于俗若入裸國而顧解其衣以其民舍朴而不可以漓之也泊邇上國

始失其故奔潰放逸莫之能止文愈勝僞愈滋俗愈漓矣聞之長老言洪武間民不梁肉閭閻無文采女至笄而不飾市不居異貨宴客者不兼味室無高垣茅舍鄰比強不暴弱不及二百年其存者有幾也予少之時所聞所見今又不知其幾變也大抵始於城市而後及於郊外始於衣冠之家而後及於城市人之有欲何所底止相誇相勝莫知其已負販之徒道而遇華衣者則目睨視嘖嘖歎不已東鄰之子食美食西鄰之子從其母而啼婚姻聘好酒食晏召送往迎來不問家之有無曰吾懼爲人笑也文之敝至于



是乎非獨吾吳天下猶是也莊氏居吾里中獨以朴  
素白好務本力業供役于縣爲王家良民德實自樹  
立門戶而德誠賢王氏皆以敦厚爲人所信愛此始  
流風末俗所浸灌而未及者其可不深自愛惜以卽  
其所謂實而勿事於飾求其所謂誠而勿事於浮禮  
失而求之野吾猶有望也

二子字說

予昔遊吳郡之西山西山並太湖其山曰光福而仲  
子生於家故以福孫名之其後三年季子生於安亭  
而予在崑山之宣化里故名曰安孫於是福孫且冠

娶予因爾雅之義字福孫以子祐字安孫以子寧念  
昔與其母共處顛危困厄之中室家懽聚之日蓋少  
非有昔人之勤勞天下而弗能子其子也以是志之  
蓋出於其母之意云今母亡久矣二子能不自傷而  
思所以立身行道求無媿於所生哉抑此偶與古之  
羊叔子管幼安之名同二公生於晉魏之世高風大  
節邈不可及使孔子稱之亦必以爲夾惠之儔夫士  
期以自修其身至於富貴非所能必幼安之隱叔子  
之仕子難以擬其後若其淵雅高尚以道素自居則  
士誠不可一日而無此不然要爲流俗之人得爵







